

祝刀春夢



萧逸作品全集(之三十五)

枕刀春梦

〔美国〕萧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哧哧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一 神眼鬼见愁

一只手盘着金丝黄雀的鸟笼子，另一只手搓着两个玉核桃，这个人穿着讲究。

虽然是个瞎子，可不是个算命的，也不像是个要小钱儿的江湖无赖。

瞧瞧那一身的绫罗绸缎——六合一的仿元紫红缎子小帽，上面那一颗“顶珠”，竟像是蓝田“黄玉”的。

本朝开国洪武皇帝，明明颁有禁令：“庶人帽，不得用顶，帽珠止许水晶、香木。”

他却是“玉”的。

不用说，当是个富贵人家了。

既是“富贵人家”，身边却又似少了个跟班儿。一个人不知道是从哪里趟进来的。

睁着两只“猫”样的眼睛，是常见的那种“睁眼瞎”，可又颜色有异，人家瞎子眼珠子是“白”的，他却是“绿”的，活生生的“双猫子眼”，瞧着极是骇人。

端详着那一块“柴府宴客”的红墨大字招牌，他其实眼前一片黝黑，啥也看不见，不过空摆个谱儿，喜欢这个调调儿罢了。

嘴里念着“三十六”这个数字。

瞎子上楼来啦。

那是三十六级楼梯。接着一个拐弯再走七步，就在靠着梯口的这张位子坐了下来。四周乱轰轰的，人来的可是不少。

他的眼睛，心可不瞎。

所以不嫌吵，找了个座位，图的就是上下方便。

点了一桌子的菜。

鱼翅、海参，样样俱全。

他还有个毛病，专挑“贵”的点，食量煞是惊人。菜到盘空，酒到杯干。

好家伙，一个人吃了六个菜，三壶酒，这才往空招手，把伙计“小包”唤到了跟前。

也是透着“玄”，他怎么知道小包站在哪里？而且正着他看？

“您老吃饱了？还要什么不要？”

人声嘈杂，就这么句话，小包重复了三遍，他才听清楚，他其实并不老。

顶多四十岁，也许还不到。

白白的脸皮，由于素日保养得好，连根皱纹都没有。下巴上一丛黑胡子，两寸来长，扇面儿也似的兜着，光看胡子，像极了年画上面的钟馗，只是人却斯文多了。

“这是谁在宴客？人这么多？”

江西老表的口音。人却到了南京。

“是——？”小包翻着双大眼睛：“您老不知道？柴九爷，柴老大官人。”

“这就是了！”瞎子点点头：“柴九、柴九，金刀震九幽！”

“对啦！”小包笑说：“这是他老人家早年的事了，如今他老人家大业大，不讲究这个了，您老竟然也知道？”

似乎一提到“柴九”柴大官人，南京所有的人都在面上光彩，可也是，靠四十年了，南京城才算出这么个人物。不单单家大业大，且有“江南第一刀”的推崇。

茶来了！

不用说，也是最好的。

明前龙井——雀子舌。

瞎子一只手揭开了青花的碗盖，慢慢地撇着上面的沫子，鼻子凑近了，只是嗅个不已，这个动作看在小包眼里，顿时知道，对方是个精于品茗的老行道。

接着端起来，喝了一口，摇摇头。

小包说：“不好！？”

“茶还可以，水质太差，且火候不够，有一股烟燎子味儿，这也罢了！”

放下了手里的盖碗，他的那手却一直不曾闲着，两个玉球儿在手心里搓得咕呱乱响。

——这玩艺儿也有个讲究，一般人玩搓的，有紫檀木的，香木的，等面次之也有玩真核桃的，只有作官的大户人家，才兴玩“玉”的。

瞎子手里的这两个“球”，不单是玉的，且像是“猫眼玉”的，碧森森的简直就跟他那双眼珠子一个颜色。

“今天是柴九七十大寿？”

瞎子背靠着椅子，派头十足。

“不是！七十大寿可热闹多了，他老人家才六十三，过个小生日，来的都是至亲好友，没敢惊动什么外人！”

嘴里说着，小包越加向对方看上几眼，本地人习惯称呼的是“柴大官人”或是“九爷”，这一位却老是“柴九、柴九”没个完儿。听着怪不舒服，有些刺耳。

“请了几桌客？”

“三桌，小生日嘛！”

说话的当儿，背后传过来一阵子闹笑之声，有人在猜拳行令，输者罚酒。

“那是——？”

“九爷又胜了！”小包笑着说：“连胜七拳了。”

说着小包就要走，一个劲儿地弯着脖子，往画屏后面看，打量柴九爷的雄风光彩！脚下还不曾移动，却为瞎子按着了手。

“您老……？”

“柴九在猜拳行酒？”

“是……呀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他坐在最里面的那个桌子了？”

“是……呀……”小包说：“本来就是吗！”

“那就是我后面第四个桌子了？”

“对……对呀？”看了一眼，果然不错，小包心里可是透着希罕。

“您老问这个干……嘛？……？”就势抽出了被瞎子按着的手。

一阵笑声传过来——

有人嚷着：“大官人连胜八拳，又赢了！”

惹得小包回身以观。

却是无端地飞过来一个玉球儿，不快不慢，不偏不倚，魔术也似的，绕过了三张桌子，一面彩屏，在空中一连拐了几个弯儿，正当柴九爷站起来开口行令的一霎，击中他脸上“印堂”。

柴九爷“八匹马”的喝令，才叫了一个“八”字，便自额上开花、血脑四溅，一下子趴在桌上。

举桌震惊，瞠目不知所措的当儿——

小包却啊唷了一声，来不及的回身察看……

瞎子人已不在，走了！

桌子上留着个鸟笼子。

金丝黄雀跳上跃下，其鸣也娇。

二 燕子穿帘

柴九爷的身子直直地躺着。

尸体显然早已清理干净。却是脑门儿上的那个血窟窿在两盏高挑长灯的渲染下，紫森森，白惨惨，瞧着极是吓人。

大厅里坐满了人，却没有一个开口说话的。

大家伙的眼睛只是瞧着一个人——

这个人其实也发声嗟叹，深深垂着头，暂不言语。

鸟笼子就摆在面前大理石方桌上，黄雀无知，当此寂静的一霎，竟自打起了“弹儿”。声音娇细婉转，极是好听，却是人人心里压着块沉重石头，谁又会有这个心情！? ……。

缓缓地，他可又抬起了头。

——那一只致死柴九爷的绿玉球儿，其时就在他手心里攥着，慢慢地张开手掌，玉球在掌心里发着莹莹玉光，一点都不错，是“猫眼玉”的。

这种“玉”在中国还罕见，产自东面“天竺”，是以识者不多。

“怎么样，六先生？”

说话的人，瘦长身子，五十来岁，叫柴松，是死者的堂弟，显然有些沉不住气，目光直向对方瞅着。

“六先生”只是瞧着手里的猫眼玉球，一霎间，他的神思极远，仿佛是从早已冰封了的记忆里，搜索着一个人的行踪，一

个“怪人”的行踪。

“六先生”行六，是死者的拜兄，五天以前，才从湖南来，一来游游这六朝金粉盛地，再者老哥儿们盘桓、盘桓，正巧遇见了柴九的六三寿辰，那就是一举数得了。

却是哪里知道，“生日筵”成了“阎王会”，千里迢迢，却是赶来发表送死来了。

六先生清瘦的脸，在闪烁的灯光映视里，越发“白”的可怕。

——他是有名的剑客。

“大风堂”第九代掌门人，“雷音剑”商和，即使在已将归隐的今天，武林中也是盛名不衰，若论及剑上功力，三湘道上一枝独秀，再无一人能出其右。“雷音”一十三剑应该就是他睥睨三湘，一举成名的生平绝响了。

他其实极其自负。

无如眼前的一霎，竟使他反倒有“自视卑微”之感，特别是当他注视着手心里的这个“猫眼玉球”的时候。

今年都七十三了。商和原打算在今年生日之后，宣布退隐江湖，把大风堂这个掌门人的位子交出去，真正的没有想到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竟会发生这种事，真是从何说起！

“六先生，你看出来什么没有？”

柴松再一次催询，睁着一双血丝密布的红眼，满腔子悲愤情绪，忍到了极点，却是不知道如何发泄才好。

满屋子人的眼睛，仍然是瞬也不瞬地直向他盯着，似乎是所有的疑团，只期盼着他才能解开了。

六先生说话了。

“那个伙计呢？”

伙计“小包”早已招呼在外面候着了，聆听之下，自有家

人把他带了进来。

这小子吓得不得了，一张脸白中透青，一进门就跪了下来

“各位大爷，冤枉呀……”

一个家人忙把他搀起来，嗔道：“有你什能事？只是传你过来问话，怕什么怕？没有出息！”

小包这才明白了，一连气地只是点着头。

六先生看着他缓缓说道：“听说是你见过这个人？”

小包只是点头，哆嗦着道：“到底是不是他，可还拿不准儿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你只实话实说就是了！”

“是……”小包说：“他是个瞎子，睁眼睛……”

说着他的眼睛也睁大了。

“我知道！”六先生说：“但是这个瞎子却跟一般的瞎子不大一样吧？”

“对对对……”小包说：“他的眼睛——”

“眼睛是绿色的！”六先生一针见血地替小包回答了。

“对对……”小包一连说了好几个“对”字，心里却有点犯嘀咕——你怎么会知道？

六先生冷冷地问：“他有多大年岁？”

“四十……来岁吧！”

“有没有胡子？”

“有有有……”小包摸着下巴：“有这么一圈儿……”

六先生点了一下头，脸色更见阴沉。

“什么口音——？”

“这……”小包忽似想起来：“像是‘老表’的那个味儿……”

“这就不错了!”

六先生转向一旁家人说：“给他几个钱，叫他回去吧！不要难为他！”

小包趴下来磕了个头，爬起来赶忙走了。

“这个消息很不好……”

“六先生”商和一双眼睛，缓缓移过大厅里每一个人，才自郑重地宣布：“这个人我知道，已经证实了，他是来自‘紫流江’的一个怪客……”

各人神色一震。

六先生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借以缓和和自己激动的情绪。这才报出了来人的名字——

“这个人姓晏……晏春风！”

各人一愣之下，纷纷议论起来。

却是这“晏春风”三个字陌生的很，谁也没有听说过。

六先生容大家稍事平静，继续说道：“紫流江深藏庐山脚下，只是一条小小支流，知道的人很少，这个晏春风，以一套极为骇异身法，自号‘紫流江派’鼻祖，却是行径怪异，唯我独尊……睚眦必报，犯者必死，因此博得了‘神眼鬼见愁’这个绰号……唉唉……这可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了……”

“神眼鬼见愁？”

柴松重复了一遍这五个字。

却是骇人听视，不要说眼见了，似乎听见这五个字也能把人吓得打上一个哆嗦。

“那是因为他的那一双眼睛……”

六先生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，提到此人的一双眼睛，他竟似“气馁”了。

“他的眼睛怎么啦!?”——

说话的人是个矮个子，叫薛勇，自幼追随柴九爷练武，擅施飞刀，精技击，在柴氏偌大家业里，这类武人却也安插不上，总是追随大官人有年，给了他个巡回闲差，和柴氏的其他七个弟子，只负责买卖的护送押运，人称“七师傅”便是。

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这当口儿，应是这帮哥儿们报效主子的时候到了。

刚才小包也说过了，那人的眼睛是“绿”的。

“生就的一双猫子眼!”

六先生冷笑一声，两根手指头，拿起了那个猫眼玉的球儿，映着灯光，碧莹莹的，像是一团磷火。

“就像这个一样!”

寒森森的外面刮着风，秋天还不到，却已似有了几许秋天的萧索寒意。

大家伙眼前俱像是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，闪烁着这样绿光璀璨的一双眼睛，一时间有些头皮发炸，毛发悚然的感觉。

柴松“咳”了一声，声音放低了。

“六先生，我还是弄不清楚——”柴松紧紧皱着一双眉头：“依照当时伙计小包所说，这个人是在坐在楼梯口的地方，我堂兄的座处是最靠里面的一张桌子，当中还隔着三张桌子、一面屏风，他这个玉球难道会长了眼睛，自己飞进来?”

“这就是对方可怕的地方了!”

六先生“哼”了一声，看着说话的柴松：“你的阅历还不够深，自然想不透……事实上这件事确实也难取信于人，你们也许都不知道……”

大厅里一片静寂，每个人都留心以听，这些由六先生嘴里所说出的话，每一句都极具震撼力，足使听者心惊胆跳，也就

越显出“六先生”的见多识广，非比寻常。

他说：“这个姓晏的，擅施一种独门暗器手法，也是他紫流江门的看家本领之一，名叫‘燕子穿帘’，看来九拜弟便是丧命在他这种手法之下了！”

薛勇神色一变道：“啊——燕子穿帘？我好像以前听太爷说过，原来是……”

他嘴里说的“太爷”便是死者柴大官人，其实也正是他的授业恩师。

六先生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说：“这手法堪称武林仅见，不知他习自何人？厉害的地方在于暗器出手之后，可以任意迂回拐弯，见空就钻，极似燕子般的灵巧，所以才称作‘燕子穿帘’，设非是这种怪异手法，凭着九拜弟的一身功力，万无丧生之理……”

说时他不禁频频摇头，为之叹息不已。

“慢着！”

说话的是个八十老者，白须白发，一直都没说话，他是柴九的舅舅，也算是死者当今还在世的唯一亲人长者。

舅老爷拄着手里的白木拐杖：“这个姓晏的……你们说了半天……他不是个瞎子吗？”

“对呀！”柴松大骇道：“瞎子怎么会看得见？”

“他是个瞎子？”六先生语气冰冷地接道：“他又不是瞎干！”

“这……怎么说？”舅老爷仰着脸，表情大惑不解。

每个人都傻了。

六先生说：“白天他是个瞎子，日落之后，天一黑，他就又不瞎了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大厅里，顿时引起了一阵子骚动，七八张嘴，纷纷谈论不

已！

“青光眼？”舅老爷说：“是青光眼吧？”

“什么青光眼？”柴松说：“这是夜猫子眼，天下还真有这种怪人怪事。”

“千真万确！”六先生说：“所以此人一向在夜间出没，白天绝少活动，才会有‘神眼鬼见愁’这个外号。”

一声冷笑传自窗外——

“你完全说对了……”